

焦點評析

反沙抗美：從美蘇冷戰到阿拉伯之春 十周年的葉門問題

Yemen Civil War: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Tenth Anniversary of the Arab Spring

陳立樵 *Li-Chiao Chen*

輔仁大學歷史系副教授

*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History
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*

壹、前言

2011年北非的「阿拉伯之春」(Arab Spring)迄今已十年，從2020年12月突尼西亞市場小販布阿吉吉(Mohammad Bouazizi)自焚的事件開始，該國總統班阿里(Zine al-Abidine Ben Ali)出走，接著很迅速地影響其他國家，例如埃及總統穆巴拉克(Hosni Mubarak)下台、利比亞動亂，也進而導致敘利亞、葉門兩國的內戰。

在這些連鎖效應之中，葉門的局勢頗為特殊。內戰是政府與胡賽(Houthi)組織的衝突之外，還有阿拉伯半島的蓋達組織(Al-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, 後文均縮寫為AQAP)也進行反葉門政府的運動，但另有美國與沙烏地阿拉伯兩強權的介入，以及伊朗的政治角力。英國學者阿迪布摩格達姆(Arshin Adib-Moghaddam)所撰寫的《論阿拉伯起義與伊朗革命》(*On the Arab Revolts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: Power and Resistance Today*)，討論從

1979 年伊朗革命到 2011 年阿拉伯起義期間，世界上諸多壓迫與抵抗的現象。

¹ 葉門問題雖不在阿迪布摩格達姆的討論之中，但其實上述葉門的內部衝突與外部角力，均呈現壓迫與抵抗的特質，即「美、沙、葉三政府」（壓迫）面對「伊朗、AQAP、胡賽」（抵抗）。而且，葉門的內戰不盡然是阿拉伯之春所引起，其衝突的起源與上世紀美國與蘇俄冷戰有相當大的關係。

本文先行從葉門問題早期形成的背景談起、其次是在冷戰時期出現南北葉門及雙方的關係、還有諸多勢力集結於此所呈現的特質，以釐清在這超過半世紀以上的時間裡，葉門問題始終沒能平靜的原因及其影響。

貳、葉門內戰的早期背景

以往在葉門地區，英國享有最多優勢。葉門地區南部的亞丁（Aden），自 1839 年以來便為英國所控制。² 亞丁的北方為宰德派（Zaydi）的勢力範圍，與英國呈現對峙狀態，是為南北葉門區隔的開始。³ 到了 20 世紀，紹德家族（Al-Saud）在半島擴張的過程中，往葉門地區拓展勢力時面臨宰德派的抵抗，以致於未能進入葉門。1932 年紹德家族建國沙烏地阿拉伯，為了持續削弱英國的影響力，傾向與美國進行石油產業的合作。⁴

埃及長期為英國占領、控制，於冷戰初期在總統納賽爾（Gamal Abdel Nasser）領導之下，成為阿拉伯世界反抗英國的重要角色。在同為反西方帝國主義的立場之下，蘇俄成為了埃及最大的後盾。1962 年 9 月，在葉門支持納賽爾的軍人阿布杜拉薩拉勒（Abdullah Salal）發動政變，推翻宰德派勢力，且在埃及支持之下建立了葉門阿拉伯共和國（Yemen Arab Republic），另稱為

¹ Arshin Adib-Moghaddam, *On the Arab Revolts and the Iranian Revolution: Power and Resistance Today* (London: Bloomsbury Academic, 2013).

² Harold Ingrams, "The Progress towards Independence of Aden and the Aden Protectorate," *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Arts*, Vol. 111, No. 5085 (August 1963), p. 762.

³ F. Gregory Gause, III, "Yemeni Unity: Past and Future," *Middle East Journal*, Vol. 42, No. 1 (1988), p. 34.

⁴ Madawi al-Rasheed, *A History of Saudi Arabia* (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2), pp. 100-104.

北葉門。同一時期，英國在西亞的影響力正在萎縮，於1968年退出亞丁，當地原本就存在的反英浪潮，促成了蘇俄勢力滲透，於1970年11月建立了葉門人民民主共和國（People'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），另稱為南葉門。如此一來，埃及與南北葉門都屬於蘇俄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代理人。⁵

當埃及拓展勢力進入葉門地區，對沙烏地來說，既然長期未能打入的葉門地區，那也不得讓埃及能分享優勢；對美國來說，埃及背後有蘇俄的支持，埃及向葉門拓展勢力的行動，便代表蘇俄勢力也進入了半島。

參、葉門內戰的冷戰遺緒

1970年埃及納賽爾因心臟病去世，埃及在北葉門的影響力也漸減。沙烏地藉機將觸角伸入葉門，但南葉門不樂見這樣的情況持續下去。沙烏地與美國表達對北葉門支持之意，目的在於敵對在蘇俄影響之下的南葉門，南北衝突即是美蘇冷戰的小縮影。隨後南北葉門之間糾紛不斷，勉強在阿拉伯國家聯盟（Arab League，成立於1945年）調解之下進行交涉。1972年，兩方在開羅達成要制訂統一的憲法之共識。⁶

不過，統一計畫卻不是每個人心裡所願，南北方都有想要否定統一計畫的勢力。70年代中期北葉門兩任總統哈姆迪（Ibrahim al-Hamdi）與加西米（Ahmad bin Hossein al-Ghashmi）先後遭到暗殺，是誰所為難有答案，北葉門當然認為兇手來自南葉門。1978年北葉門新總統由薩利賀（Ali Abdullah Saleh）接任，但其政權並不穩定，以致於與沙烏地的合作成為當下的外交策略，這也使得沙烏地更有主導北葉門發展的機會。⁷

1980年代，蘇俄正值對阿富汗用兵。不過，蘇俄同時還面臨內政不穩、

⁵ 可參考 Richard E. Bissell, "Soviet Use of Proxies in the Third World: The Case of Yemen," *Soviet Studies*, Vol. 30, No. 1 (Jan., 1978), pp. 87-106.

⁶ Charles Dunbar, "The Unification of Yemen: Process, Politics, and Prospects," *Middle East Journal*, Vol. 46, No. 3 (Summer, 1992), p. 458.

⁷ Robert D. Burrowes, "The Yemen Arab Republic and the Ali Abdallah Salih Regime: 1978-1984," *Middle East Journal*, Vol. 39, No. 3 (Summer, 1985), p. 291.

對東歐關係難以維繫等問題，對阿富汗戰爭又耗費相當多的軍事開銷，1985年擔任領導人的戈巴契夫（Mikhail Gorbachev）思索改變，除了內政變革之外，便是終止對阿富汗戰爭。在阿富汗戰爭期間，1986年南葉門發生內亂，蘇俄則介入調解，但南葉門經濟狀況不佳，國內不少對過去蘇俄沒能提供有效協助的抱怨聲浪。⁸到了1980年代後期，北葉門也有意在南北統一這議題取得主導權，不顧美國與沙烏地的壓力，再加上南葉門也有意願接觸，最後在1990年5月正式統一成葉門共和國（Republic of Yemen）。⁹

肆、「反沙抗美」的特質

統一並不代表往後一切趨於平靜，陸續發生的新情勢導致葉門狀況不斷。1990年9月伊拉克進攻科威特，稱為海灣戰爭（Gulf War）。沙烏地擔憂其東北方邊界安全問題，而美國為了穩住波斯灣的石油利益，因此沙烏地允許美軍在其領土駐紮。沙烏地也希望葉門薩利賀加入對伊拉克的戰爭，但南北葉門才剛完成統一，薩利賀無意對外交戰，欲保持中立。可見薩利賀不希望完全讓沙烏地主導葉門的發展，但沙烏地卻終止對葉門的經濟支援、且部署軍隊在兩國邊界，¹⁰以示警告。同時，葉門統一之後，薩利賀清除社會主義的行動，導致南方的不信任及不滿，1994年內戰又起。¹¹

此時，西亞局勢也已有所變化。其一，1979年伊朗的革命，誕生了持反美國立場的何梅尼（Ayatollah Khomeini）政府。儘管革命的過程之中並不見

⁸ Fred Halliday, "Moscow's Crisis Management: The Case of South Yemen," *Middle East Report*, No. 151(Mar.-Apr. 1988), p. 22.

⁹ 統一協議可見 Nassib G. Ziadé, "Yemen Arab Republic—People'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Yemen: Agreemen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Yemen," *International Legal Materials*, Vol. 30, No. 3(May 1991), pp. 820-823.

¹⁰ Mark N. Katz, "Yemeni Unity and Saudi Security," *Middle East Policy*, Vol. 1, No. 1(1992), pp. 117-124.

¹¹ Alexandra Lewis, "Unpacking Terrorism, Revolution and Insurgency in Yemen Real and Imagined Threats to Regional Security," *Perspectives on Terrorism*, Vol. 7, No. 5 (October 2013), p. 83.

得與反美情緒有直接關係，何梅尼本人也不在伊朗進行反政府的運動，但他向來反對美國在伊朗擁有特權的立場，¹² 最終在他取得權位之後成為國家對外政策的重心。伊朗既然反美，也就一同敵對美國的伙伴，例如沙烏地。此後 40 多年來，西亞地區就以伊朗作為反對沙烏地、反對美國的指標國家。

其二，當蘇俄攻打阿富汗時，沙烏地籍的奧薩馬賓拉登(Osama bin Laden)曾協助美軍在阿富汗的軍事活動。然而，後來奧薩馬與沙美兩方決裂，原因之一是海灣戰爭時沙烏地讓美軍駐紮在其領土內，遭奧薩馬譴責異教徒污染了伊斯蘭神聖土地。¹³ 無論是否是這樣的原因，但奧薩馬此後走上反沙烏地、反美之路。2011 年 9-11 事件 (September 11) 重挫美國，奧薩馬賓拉登被認為是嫌疑犯，美國不僅攻打阿富汗，也有意對西亞全面施壓，曾向薩利賀表示無論是否獲得他的允許，都會在葉門境內搜索與奧薩馬賓拉登有關的活動。薩利賀受美國的壓力影響，遂表示願意協助美國。¹⁴ 薩利賀必然是受美之壓迫，但從反薩利賀勢力的角度看來，薩利賀就是美國，包括沙烏地，在西亞的代理人。2009 年 AQAP 成立之後，在葉門掀起反沙烏地、反美運動，也導致美國的關注。因此，葉門成了美國的第二個阿富汗。¹⁵

其三，宰德派雖在 1962 年後失勢，但仍不斷伺機反抗葉門政府。1990 年代的抵抗運動為宰德派的胡賽部落領導，不僅反對薩利賀政府，也對北方沙烏地的邊界發動攻擊，到了 2011 年阿拉伯之春之後更加激烈。¹⁶ 沙烏地此刻對胡賽的鎮壓，協助薩利賀政府穩定，其目的仍是為了將觸角伸入葉門。¹⁷

¹² Vanessa Martin, *Creating an Islamic State: Khomeini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Iran* (London: I.B. Tauris, 2000), p. 22.

¹³ Jack Fischel, "The Road to September 11," *The 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*, Vol. 78, NO. 2 (Spring 2002), p. 200.

¹⁴ William A. Rugh, "Yemen and the United States: Conflicting and Priorities," *The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*, Vol. 34, No. 2 (Summer 2010), p. 110.

¹⁵ Ioannis Saratsis, "The Arab spring,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," *International Issues & Slovak Foreign Policy Affairs*, Vol. 20, No. 2(2011), p. 24.

¹⁶ James Robin King, "Zaydi Revival in a Hostile Republic: Competing Identities, Loyalties and Visions of State in Republican Yemen," *Arabica*, Vol. 59(2012), p. 407.

¹⁷ May Darwich, "The Saudi Intervention in Yemen: Struggling for Status," *Insight Turkey*, Vol.

近年來伊朗革命衛隊 (Iran Revolutionary Guard) 支援胡賽組織，¹⁸ 伊朗不一定多關注葉門的戰爭是否能夠終止，而是為了要與沙烏地競爭，只要沙烏地支持某一方，伊朗一定支持另外一方。

由上述的情況看來，在阿拉伯之春之前，葉門就已經聚集了相當多會導致動盪的元素，而且呈現了「反沙抗美」的特質，阿拉伯之春則是推倒葉門這頭「重病」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該年 11 月，在美國與沙烏地的壓力之下，薩利賀只好決定將權位交予副總統哈迪 (Rabbuh Mansur Hadi)，以和緩葉門受到的政治衝擊。¹⁹ 薩利賀於 2017 年遭到胡塞組織擊斃，但時至今日葉門仍然動盪，這代表過往所留下來沒有解決的問題，絕對不是更換執政者就能改變局勢。

伍、結語

自上個世紀 50 年代的冷戰直到目前阿拉伯之春十週年，在這漫長的時間裡，葉門充斥著無止盡的權力衝突。發展至今，胡賽組織、AQAP、伊朗的終極目標就是要擊敗哈迪政府、沙烏地、最後是美國，壓迫與抵抗情事不斷發生，以致於葉門成為今日最貧窮的西亞國家。²⁰

葉門內戰是歷史問題，牽涉到上個世紀阿拉伯半島勢力對峙的問題。沙烏地必然還會持續對葉門施壓，畢竟那是紹德家族長久以來未能拿到的地區，是未能完成的「志業」。但是沙烏地長久以來在半島做為霸主，主要受惠於美國的支持，也導致半島與周邊都有抵抗沙與美的力量。伊朗對葉門問題的關注，也是以對抗沙烏地與美國霸權為出發點。「反沙抗美」便成了今日葉

20, No. 2(Spring 2018), p. 127.

¹⁸ Gerald Feierstein, "Is There a Path Out of the Yemen Conflict? Why it Matters," *PRIMS*, Vol. 7, No. 1(2017), p. 21.

¹⁹ Sami Kronenfeld and Yoel Guzansky, "Yemen: A Mirror to the Future of the Arab Spring," *Military and Strategic Affairs*, Vol. 6, No. 3(December 2014), p. 81.

²⁰ Thomas Juneau, "Yemen and the Arab Spring: Elite Struggles, State Collapse and Regional Security," *Orbis*(June 2013), p. 408.

門內戰的主要性質，壓迫與抵抗演變成無止盡的戰爭。

只是，從歷史發展的過程來看，只要強權仍在，抵抗一定不會消失，所有的問題仍然無法解決，畢竟又要採用誰的標準，才算是問題解決了？其實，沒有人能夠有答案。

責任編輯：白如君

